

·长·篇·小·说·

周树宏◎著

苍山如海

张永金卷

1949年冬，一桩奇冤被空山掩埋……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长篇小说

诚挚感谢著名书法家、中国将军书画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永金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。

周树宏◎著

苍山行记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苍山如海/周树宏著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11.4

ISBN 978-7-5430-5819-4

I. ①苍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3935 号

著 者:周树宏

责任编辑:百 川

封面设计:一鸣文化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zbs@whcbs.com

印 刷: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16.5 字 数:330 千字

版 次: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3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目 录

引 子

空山所掩埋的…… / 1

第一章

地狱列车——南下空山 / 17

第二章

曾家谜案——苦难空山 / 44

第三章

京城一别天涯路 寻恩千里回空山 / 69

第四章

深浅异乡——奇缘空山 / 86

第五章

毒蛇引石锁再现 劫难验妯娌情深 / 102

第六章

乡规民俗——枷锁与利剑 / 128

第七章

舒媛故事（一）——“鬼”影初现 / 158



第八章

地心迷宫——空山！空山！/ 192

第九章

“鬼影” 憧憧——迷雾空山 / 211

第十章

舒媛故事（二）——乃石遗书 / 238

第十一章

亲亲姐弟 反目兄弟 / 269

第十二章

晓峰历险记（一）/ 306

第十三章

晓峰历险记（二）/ 342

第十四章

“石” “万” 各为什么 / 360

第十五章

困兽犹斗 冬雷蒙冤 / 396

第十六章

地心决斗 浴血空山 / 434

第十七章

平 冤——空山泪飞如雨 / 453

后 记 / 469

引子 空山所掩埋的……

—

一九四九年冬。解放大军挺进四川的炮声才刚刚平息。一场罕见的狂风暴雨便袭击了巴山蜀水深处，高山密林环抱的空山镇。

镇口高耸入云的笔架峰和石笋峰，像两支利剑刺破了苍穹。暴雨从天河决堤而来，扑向空山镇的街道、民居和旷野。平时温顺的小双河如脱缰野马，怒吼奔腾。

刚刚为庆祝解放欢腾了几天的乡民们，不得不暂时压下心里的喜悦，躲进了各自的家。翻了身的穷人们仿佛刚刚有机会来好好欣赏新分得的地主豪宅，品尝从地主粮仓里分来的白米做成的香喷喷的米饭。肉炖在锅里，酒备在坛里，笑挂在脸上。所有的欢乐都被大雨压缩到了温暖的农居里。

狂飙在田野间飞旋，暴雨毫无退却之意，风声雨声如万马奔腾。除了风雨，万物噤声，整个世界都成了风和雨的天地。

在这风狂雨骤之中，断断续续，传来阵阵像夜猫子般瘆人的叫声。与此时的欢乐气氛极不和谐。那声音忽隐忽现，忽高忽低，如幽灵飘荡，似鬼哭狼嚎。使沉静在幸福之中的人们心里涌出一些惊悸和恐惧。

那怪声来自镇口，位于笔架山下的镇公所，而今是刚刚成立的镇政府大院。

那里修建了几排坚固的平房。作为临时看守所，关押着几十个



剿匪时俘获的匪首。镇政府前早已贴出布告，明天将公审、处决这批匪首。大限临头，这些作恶了一辈子的匪徒，此时只有用鬼哭狼嚎来发泄他们最后的野性，释放压在心底的，对死亡的恐惧。

看守所由永宁县公安局派来的公安部队看管。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严密警戒着这个临时的监所。

这支公安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罗队长。他此时正带着战士小韩，冒雨巡视着监区。他们已懒得去制止匪徒们的嚎叫，只是警惕着可能发生的变故。

罗队长参加了剿灭空山镇土匪的战斗。此时听着这些曾经凶残的敌人的哀嚎，心里涌起阵阵舒坦。毙了这批匪徒，空山镇延续了几十年的匪患就将结束了，人们将不再半夜为土匪袭击而惊惧。

罗队长拿着手电筒，逐排仔细查看。每到一个监房，被关押的匪徒都呼啦拥到门口，争先恐后地将脑袋拼命伸出粗粗的钢筋栅栏，不顾一切地喊着“饶命”和“冤枉”。那一个个面色苍白的光头挤成一堆，像是装蛇的竹篓突然打开了盖子，蛇头纷纷钻出，摇晃着，吐着毒信。

“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！空山镇被你们这群畜生糟蹋了几十年啊，如今的下场罪有应得！”

罗队长绷起脸，带着坚毅的目光向前巡视，不再去看那些涌动的“蛇头”。二十出头的战士小韩跟在后面，不时用脚去踢“蛇头”泄愤，从而引起更怪的嚎叫。

最后一排的最后监房有些特别。两名战士站着双岗，在狂雨飘洒的屋檐下一动不动。

这个监房没有嚎叫，静得出奇。罗队长快速走到门口，将手电拧亮，照向监房深处。那里坐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，仰头向天，面无表情，甚至手电光柱扫到脸上也没让他眨下眼皮。

罗队长很熟悉这个受到特殊待遇的犯人，他叫曾秀岩。说他特殊，是因为曾秀岩不是在剿匪战斗中抓获的，而是战后被群众举报的暗藏土匪。根据群众的检举，他应该是个十分重要且十分凶残的匪徒。他隐藏在空山镇上，为土匪传递情报，为土匪抢劫、行凶踩



点探路。剿匪开始前，部队派来侦察敌情的侦察排长耿中天就是被他杀害的。同时抢走了耿中天绘制的土匪巢穴地形和联络图，使剿匪战斗变得极为残酷，伤亡重大。

罗队长的手电光在曾秀岩的脸上足足停留了几分钟。曾秀岩的头才慢慢向门口转过来。他用冷冷的目光看着罗队长。就着手电光，可以看清这张脸上并没有临近死亡的惊恐与慌乱，但却隐含着深深的绝望。

“曾秀岩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不认罪吗？”罗队长对此人此时的状态困惑不解，开口问道。

“是明天吗？”曾秀岩问道。平静的语调掩盖不住他的焦急和绝望。

“对。明天。你们横行乡里，祸害百姓的日子就要结束了。不过你还有时间为自己的罪恶忏悔。祈祷来世做个好人吧！”

“罗队长，我说的张政委，你们去找了吗？他能够证明我的身份。我不是土匪，我是中共地下党员！”

“行了。别再编故事了。根本没有你说的什么张政委！要想活命，等来生吧。”

“罗队长！你们应该相信我，去调查我的身份！耿排长不是我打死的，是土匪打死了耿排长……”

“住口吧。你这篇鬼话讲了多少遍了！你去和耿中天接头，把你绘制的剿匪路线图交给他。正在你们完成接头分开之际，一伙土匪出现，抢走了地图，打死了耿中天。而你击毙了一个匪徒，去追击抢图的土匪，但因惦记耿中天而返回现场。你的故事我都能背下来了。可证据呢？证据何在？”

“你说的一切，我们开始的确差点就相信了。我们派出了人去调查，去联系你说的张政委，可根本查无此人！而目击群众却众口认定是耿中天击毙了土匪，你打死了耿中天！”

“如此铁证如山，你还想抵赖吗？想活命我理解。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你啊！家有娇妻美妾，你父亲又刚得到一笔不菲的财产。好日子在等着你啊，但你犯下的罪恶天理不容！抵赖是不能使你逃

脱惩罚的!”

“罗队长，我没有你说的娇妻美妾，也并不赞成我父亲收取那笔财产！我已经把潘老板送给我父亲的地契和房契交给了耿排长，请他转给党组织。可那些东西连同图纸，都让土匪抢走了!”

曾秀岩有些激动。他用十分诚恳的语调说道：“罗队长，我是没有任何证据了。可我仍存一颗对党忠诚的心！我死不足惜，但你们应该进一步查清真相，不要让我的事给党造成冤案啊!”

“更重要的还有：是谁向土匪报告了我和耿排长接头的消息，这个人可能仍隐藏在空山镇。不查清此人，后患无穷啊!”

罗队长听完曾秀岩的话，心里竟像前几天听到这些话时一样，产生了动摇。他似乎觉得这些分析有些道理。据核实，曾家老太爷刚刚得到的狮子坡房契和地契的确是失踪了。他曾经据此向上级汇报，请求延缓曾秀岩的死刑执行，以查清事实。但是，此后发生的事令人遗憾地将事态引向反面，加速了上级对死刑执行的坚定!

“曾秀岩！我曾经把你说的汇报给上级。我们也开始了调查。可是，就在前天，杨三盐巴的三公子杨少卿带领残余土匪突然发动了武装劫狱，喊着救他们曾二爷，冲击监狱。这又怎么解释啊?”

曾秀岩憋得脸色紫涨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他没办法解释这个事。

“正是你同伙的愚蠢行动，使上级果断下达了对你及其这伙土匪执行死刑的命令！杨少卿等残匪已被我们一网打尽。不要再抱幻想了！为你的罪恶忏悔吧!”

罗队长言罢，果断关闭手电，转身而去。

曾秀岩仍企图喊住罗队长，但他的喊声被狂风暴雨吞没了。

二

双河对岸的狮子坡大院，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大宅院。原先属于面坊老板潘耀宗。而今，除东院由潘老板临终前送给了管家曾隐山外，其余的院落都分给了穷人。曾隐山只是管家，不属于被专政对象，因此，东院仍由曾家住着。



此时，年过六十的曾隐山正病怏怏地躺在床上。儿子曾秀岩被新政府抓捕，使他受到致命打击。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老二会是土匪，而且是替空山镇的大恶霸“杨三盐巴”做事。杨家和曾家的老板潘家是世代冤仇！自古潘杨不通婚。何况“杨三盐巴”几十年横行空山镇，就连财大气粗的潘耀宗也常常被他欺凌到吐血！

但是，老二偏偏被当土匪抓了，他知道这是个杀头之罪。他想救儿子，却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。老二被捕多时了，并没有被释放的迹象，就是说老二根本不能说清楚自己不是土匪。他想花钱救人，可如今时代变了，钱根本没用。

他老了，已无力像年轻时那样去力挽狂澜，化解一次次家族的灾难。他只能无助地躺在床上，孤独地承受着万种哀伤。没有人能帮他，哪怕给他出个主意。

他希望另外两个儿子能回来设法解救老二，不时焦急地转过头看着门外，期待着老三曾敬岩和老五曾成岩出现。他已经托人给他们报了信，但是整整过去了七天，他觉得这俩儿子是不会回来了。

老二遭此大难，老三、老五就当真见死不救吗？每想到此，曾隐山就难以压抑心里的悲愤和怒火。悲急交加，老爷子感到自己再也顶不住了。

一阵剧烈的咳嗽，惊动了在厨房忙碌的三儿媳林惠。她连忙跑到公公的床前，扶起公公，垫高了枕头，让他靠得舒适些。她一边在他背上轻轻捶打着，一边把床头桌上的热茶端给公公。昏暗的油灯下，她看到公公本来就清瘦的脸上满是哀愁。那双凹陷在深深的皱纹中的眼睛，此时正呆呆地盯着大门看。他仍在期盼着另外两个儿子能回来救救老二。

几口热茶喝下，曾隐山含泪对林惠说道：“阿惠，你去把敬岩找回来，救救你二哥！阿爸求你了！”

同样的话，公公已说过多回，林惠只能无奈地沉默，同时努力回避着公公恳求中充满绝望的目光。

曾隐山忍无可忍，终于爆发了。他一轮手臂，将桌上的茶壶扫落地上，大吼一声，却被一口痰闷住，发不出声，脸憋涨得通红。

整个上半身像座大山一样，轰然倒在了床上。

林惠吓得浑身发抖，连忙高声喊叫婆婆：“阿咪，快来看看啊，阿爸这是怎么啦？”

听到儿媳惊恐的呼喊，已卧病在床多时的婆婆罗氏强忍病痛，挣扎着爬起来，向老伴的寝室走来。看到老伴昏厥不醒，罗氏老泪纵横。她帮着林惠拼命扶起老伴，又掐人中，又按摩，总算把老伴喊了回来。

“阿惠，你就答应你阿爸，去把敬岩找回来嘛！”面色苍白的婆婆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阿咪，您和阿爸都病成这样，我走了，谁来照顾你们啊？”

“眼下最要紧是救你二哥的命，我们这把老骨头无所谓了，你二哥他冤啊，他绝对不可能是土匪。”

“二嫂不是去重庆找人了么，她说她找的人一定能证明二哥身份。”

“你二嫂挺着个大肚子，已经走了半个月了，至今没有音信，也不知怎么样了？如今的曾家，男人们都不在家，全靠你们妯娌俩啦，唉。”罗氏无奈地叹息着。

“碰！碰！碰！”

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林惠连忙跑出来，打开大门。风雨交加的门外，站着一个浑身湿透，满身泥巴的人。不时而来的闪电让林惠认出了，正是独自出门多日的二嫂严秀兰。她一手扶着门框，一手护着高高鼓起的大肚子，万般痛苦的表情挂在脸上。

“啪嚓！”、“轰隆！”一连串炸雷，将天幕撕裂。闪电像巨大的怪兽，在夜空中张牙舞爪！

林惠赶忙上前搀住二嫂，把她扶进门来。严秀兰进得门来，再也支持不住了。还没来得及走到床前，便一头栽倒在地。

“二嫂！二嫂！”林惠一边焦急地呼喊，一边拼命将二嫂连拉带抱放到床上。婆婆拄着拐杖跟了进来，帮着林惠脱下严秀兰浑身湿透的衣服。严秀兰冻得浑身发抖，牙关紧咬。林惠将厚厚的棉被裹住她，煮来姜汤喂了一大碗，才使她略微缓了过来。她睁开眼来，



见婆婆和林惠都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她。心里一酸，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。

隔壁传来曾隐山的喊声。那声音浑浊无力，像是拼命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

“秀兰，别哭了。你快说，找到人了吗？”罗氏为儿媳擦着眼泪，催促着。

“阿咪，没人了。都走光了。一个人也找不到了！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你要找的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他们能救秀岩吗？”

严秀兰好像没有听到婆婆的问话，呆呆地自言自语着：“都走光了，找不到了。没有人能证明秀岩的身份了！”

林惠和罗氏听不懂严秀兰的话，紧紧地追问着。

“不。你们不能这样！为了你们，我的石娃没了。如今秀岩也要搭上性命了！你们不能见死不救！”严秀兰猛然仰天呼喊起来。她拼力挣扎着要起来，却又扑通一声栽倒下去。

罗氏闻听，不由大吃一惊。连忙追问：“你说什么？你们不是说石娃在他外婆家吗？石娃怎么就没了？”她紧揪着心，双眼逼住严秀兰，等她回答。

严秀兰见秘密已经说破，顿感万言千语无处说起。一股苦水强压在心头，不敢倒出。索性咬紧牙关，默默流泪。她知道，若倒出真情，就是要了公公婆婆的命啦！

罗氏岂肯将这天大的疑惑放过。她拼命摇晃着儿媳，想要知道，曾家唯一的宝贝孙子究竟出了什么事。

门口传来一阵剧烈的喘息和咳嗽声，三个女人不由同时望向门边。见曾隐山双手扶住门框，双腿颤抖着，立在儿媳的房门口。剧烈的喘息堵得他难以说出话来。他用手指着严秀兰，目光焦急中含着绝望。

“严秀兰，你给我说实话。石娃……他到底怎样了？！”

严秀兰看到了公公恐怖的神色。她知道，不说不行了。一时间，她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根本不可能忘记的往事。她是真的想说了。想把那些久久独自压抑在心头的悲愤倾吐出来。但是，仿佛什么东

西堵住了喉咙，她只觉得嘴在动，却发不出声来。两眼直直地瞪着婆婆，好半天，才终于“哇”地哭出声来。

“阿咪！阿爸！不是我不说，是秀岩不让说啊！我的心好苦啊！咱们的石娃，被秀岩抱去换回了他们的儿子。石娃，被那些畜生扔到江里了！石娃没了！妈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他们是谁？那些畜生又是谁？”曾隐山浑身冒火，像是一时间有了无穷的力，双手松开门框，用拐杖把地板跺得咚咚响。

“他们是共产党！畜生是国民党！”

严秀兰的话如一声惊雷，炸蒙了公公、婆婆和林惠。

还没等他们继续追问，大门外又传来一阵阵猛烈的敲门声。声音之大，足以盖过狂风暴雨声。

大门开处，电闪雷鸣中，站立着两个身披斗篷，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。林惠见这阵势，身子先吓得软了。她强烈地预感到，要有大灾降临了。

“请问，这是曾秀岩的家吗？”一个干警用还算温和的语调问道。

“是。”林惠忐忑不安地答道。

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来人异常严肃、冷酷的问话让林惠浑身禁不住哆嗦。

“您稍等，我喊公公出来和您说话。”林惠转身想进里屋，正碰上颤颤巍巍走出来的曾隐山。

“我是曾秀岩的父亲，请和我说吧。”

“我们代表永宁县军管会通知你，曾秀岩犯现行反革命罪，已被判处死刑，并定于明日上午执行。”

干警将一张盖有大红印章的判决书递了过来：“请你签字。”

曾隐山似乎并不感到震惊，但还是不敢去接那张判决书。好像他一签字，就等于是他自己判了老二死刑。

干警见曾隐山迟迟不接判决书，便说道：“您可以不签字，但丝毫不影响对曾秀岩死刑的执行。您还有什么要求和意见，也可以提出。”

“我家老三是解放军。你们不能杀秀岩。”曾隐山终于忍不住，带着剧烈的喘息，争执道。

“那是两回事，今天不和你谈这个，我们是履行传达曾秀岩判决和死刑执行令的公务。”干警冷冷地说着。

另一名干警说道：“请按规定交钱。”

曾隐山不解，问道：“为啥要我交钱？”

“是子弹钱。”干警的语气冷酷、冰凉。

“你说啥？你们杀我儿子，还要我出子弹钱？”曾隐山顿感气短神昏，两眼竖直。心中压抑的悲愤到了极点。他心里的怒火在上涌。一阵突如其来的晕眩终于使他站立不住，扑倒在地。

“交了子弹钱，你们可以去见曾秀岩最后一面。你们自己定吧。”干警转身离去，消失在暴雨中。

三

夜近四更，暴雨暂歇。月牙儿在云团中穿梭，不时把银光撒向空山镇的田野。

战士小韩沿着监狱外墙巡查。当他的目光转向监室一侧，他看到的東西使他毛骨悚然：铁窗内，一双手紧握钢栅，一双眼睛直直地望向远方，那里是笔架峰的峰顶。那目光包含着绝望、坚毅和遗恨。他认出来，这正是曾秀岩。小韩感到浑身阴森透凉，慌忙离去。

当意识到生命还剩下最后几个时辰时，曾秀岩已经放弃了任何求生的期盼。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将目光望向窗外那高耸入云的笔架峰。他留恋这每日必看的山峰，留恋家中的娇妻父母。但这一切都将要永别了。令他怒不可遏的是，他不得不带走太多的冤屈，太多的遗恨，太多的挂念。他在心里强忍住对一个人的怒骂和抱怨。他不知该不该将自己的灭顶之灾归结于他，但这一切真真切切起源于他！如果不是他，曾秀岩此时会搂着娇妻酣然入梦，儿子石娃会绕膝而嬉。他至今也没有完全搞懂，自己为何会跟随他走上这条路。更未曾想到，会阴错阳差丢掉了性命。

悔之晚矣！恨之晚矣！



一弯明月，缓缓地绕过笔架峰峰顶，向远处飘去。他多想随这月儿去，遁入茫茫夜空之中，胜似明日遭那奇耻大辱。一想到自己将和这些土匪们一起，像狗一样被拖向刑场，他的心便痛苦至极！

“咣当”一声，监室门开了。曾秀岩虽然早有准备，仍禁不住心里痉挛阵阵。难道此时就要上路了吗？

“曾秀岩，出来！”一个高大的黑影竖立在门口，用威严的声音喊道。

曾秀岩缓缓一个转身，面向门口。他略微镇定一下，便将恐惧赶走。双手蒙住脸，上下搓动几下，便是整理了容貌。又十指分叉，将浓密的长发梳理一番，便拖着沉重的镣铐向门口迈步。他早已对这个情节想象过多遍。结论是，无论如何要自己走完最后的路，决不能让他人把自己拖向刑场。他要让众生看到，他与这些作恶多端而又贪生怕死的匪徒决然不同！

“在哪里了结？请前面带路！”

门口的战士一脸诧异。随后用没有语调的语调说道：“你家属来见你了。跟我走吧。”

当曾秀岩和严秀兰相对而行，走到一张长桌的两侧时，干警拦住了他们想要做出的冲动。示意曾秀岩坐在了长木凳上。他只能抑制住想念爱妻的欲望，与严秀兰隔桌相望。

他的妻虽然此时早已哭得满脸泪痕，但仍遮掩不住秀丽、迷人的少妇风采。他曾经为自己拥有空山镇百里挑一的美妻而满足。而今诀别在即，他突然强烈地感觉到，自己根本无法接受与妻子别离的残酷结局。他的痛苦如万把钢刀穿心而过。他无语地看着爱妻，什么也顾不得说，仿佛只想再最后好好地欣赏她的美貌，体会她的温柔。

严秀兰用同样的目光、同样的心情望着曾秀岩。此时的她，千言万语压在心头，拥到嘴边，就是说不出来。眼里已经没有泪水流出。

好漫长的几分钟啊！俩人好像已经将他们相识、相爱的人生整个品尝了一遍。



终于，严秀兰先开口了：“秀岩，我去找了他们。没有找到。他们已经踪迹全无了。”

“我料到了！”曾秀岩尽量平静地说。

“秀岩，我救不了你。我尽力了！”

“阿爸、阿妈还好吗？你要安稳好二老。我最担心的，是他们承受不了这个事实！”

闻听此言，严秀兰双腿一软，瘫坐在长凳上，一头扑在桌案上。她再也忍不住悲哀，嚎啕大哭起来。

“秀兰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快说！”

“秀岩，我原本不想告诉你，但又不忍心让你糊涂上路。阿爸和阿妈，他们……他们已经先你而去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曾秀岩顿觉头上青筋暴跳，血往上涌。

“阿爸阿妈同时去了！气死了！秀岩，你这是造的什么孽啊？！”

“阿爸临走时说了什么？”

“阿爸喊着三弟、五弟，喊着石娃！说曾家要完了！说他不能白发人送黑发人！”

“你把石娃的事告诉爸妈了？你不该啊！”

“是我不该还是你不该？你说这是为什么啊？你为了他们，儿子没了。如今老人气死了，你的命也没了！你凭什么怪我啊！”严秀兰开始不顾一切地爆发，她要把积压在心底的痛苦和迷惑全部倾倒给丈夫。她似乎已经忘记，她与丈夫正面临生离死别！

曾秀岩再也不想忍耐了。他突然仰天长啸，满腔怒火喷涌而出：

“张仲年！张仲年！你在哪里？你个龟儿子！老子听了你的话，跟着你干！儿子没了，老子不悔！死，老子不怕！可如今老子已经家破人亡啦！老子实在承受不了啦！”曾秀岩一边怒吼，一边把头拼命撞向石墙。

“秀岩！你别啊！你这样痛苦，我的心要碎了！我告诉你，凡是你做的事，我都跟着，我不后悔！”

曾秀岩强令自己止住疯狂。听到爱妻的话，他顿感知音般温暖。他重新转过脸来，将目光死死定在爱妻脸上。他不知该说些啥。

“秀岩，你就要走了，我救不了你，你先走慢些，等我料理完爸妈的后事就来追你！”

“不！秀兰你不能！”

“你觉着，没有了你，我还能活吗？忘了你我同生共死的承诺吗？”

“可你肚子里还有咱们的孩子……”曾秀岩猛然打住。他的心一阵绞痛。

“我真是混蛋啊！我真不该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去！你和孩子会一辈子背着黑锅，一辈子受人欺辱！”

“时间到了！曾秀岩，该回监室了！”

就在曾秀岩刚刚意识到，自己的死会给曾家、给尚未出世的孩子带来的后果时，干警的提示响起。同时，两个战士上来，不顾他的挣扎，将他推出会见室。

曾秀岩感到，真正的生离死别到了。他再也不可能与爱妻对视，与爱妻交谈，甚至来不及为他未来的孩子想个对策。

在即将被推出会见室之际，他猛然回头，用尽平生之力对着严秀兰喊道：

“严秀兰！你听着，把孩子打掉，不要让他出世！”

“忘掉我，嫁个好人过日子！”

“告诉老三、老五，我没有他们这两个弟弟！”

严秀兰闻听，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剧痛。她猛地站起身来，冲破干警的阻拦，扑到曾秀岩的跟前，跪倒在地，紧紧抱住丈夫的腿，悲恸震天！

此时，所有的会见都已结束，整个院子一片哭声和哀嚎。死亡的恐怖，再实在不过地扑向在押的匪徒。阴阳永隔的诀别，笼罩着所有来探视的人。

曾秀岩扫视四周，看到了这些以往横行作恶者的丑态。他断然将严秀兰的手从自己腿上拿开，严秀兰却死死抱住不肯松开。

“秀兰，你松开我，别让我像这些人一样丢人，好吗？你让我死得有些尊严，好吗？”